



逸德軒文稿卷二

睢州田蘭芳撰

同學諸子



答湯宮坊書

得某月日書知尊候萬福爲海內生慰不獨區區  
朋好之私而已所諭消詳通俗家儀敢不仰承至  
意及其未死成此有益吾州及吾家吾後之事顧  
僕自審有大不可者三而揆之於勢有終廢無用  
者一故決然不敢自任非如庸人推讓虛引繁稱  
以屢溷知己之前也嘗憶考亭有言某欲整賴小

逸德軒文稿

書卷二

一

小文字明在昔聖賢之所存以詔來世苟生平先  
喪後卽書成誰肯信從則知著書立說必有立乎  
言語之先者僕之一言一行無慮多所愆悔今乃  
欲飾虛車人旣熟其爲人寧復信其言語假使覘  
顏成之亦難望人遵依此萬萬不可者一也此書  
雖云通俗要使人知制禮之意旣當追溯其源必  
本之三禮下逮唐宋諸書及當今之律令以立之  
基然旣欲通俗又當疏通其流使人無賢愚貧富  
貴賤反之心而各厭求之力而能行如壻見妻母  
妻母掩其左扉死必三日而歛祭設饌于房室之

類必準古酌今融會折衷俗既可順禮亦無違乃  
爲有補僕旣乏博綜之學又鮮因心之則其何以  
使之有條而不紊乎此萬萬不可者二也大凡著  
書垂訓必其人綜敏沉謚僕心力久衰兼以躁輕  
旣不能勤搜博采又不暇細心叅稽疎畧簡忽其  
所不免雖爲編纂之人猶恐不足而况身任裁決  
之責哉此萬萬不可者三也且凡立一事必期其  
實實可行未有明知其不行而仍爲之者也假使  
僕不顧世人之議不求自心之安貿貿從事掛漏  
鈔撮上不得古人之意下不厭世人之情則必與

逸德軒文稿

書卷二

二

昔人成說曰沒糞蠹若一準世情所便者而通之  
不若任家異國殊之舊又何爲是紛紛也此所謂  
揆之於勢終廢無用者一也推類而求蓋有不止  
如是者此僕所以聞言逡巡其終至於却步也然  
世方陷迷而漠不動心有失一體之誼聊陳當循  
之目以備採擇如以爲可當推里中精敏博通少  
年如范華陽諸君子分編通鑑之例輯諸家言禮  
者就閣下而裁之閣下運以神筆爭以誠意變通  
宜民鼓舞盡利人且爭望其書之出以庶幾乎得  
所法守如是乃爲有益也惟閣下圖之爲桑梓厚

幸焉謹條列其目於後

記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云云又曰婚姻人道之始也昏禮宜爲第一凡人之行視乎所習論語曰習相遠也易曰蒙以養正少儀宜居第二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世雖久不行亦宜畧仿其近者而存其義使人知棄幼志焉冠禮則居第三以一人論則冠宜在昏前以人人論則昏又宜在冠前矣故爲序如此要知養禮之源於人心則少儀爲要旣成人矣必有應接亢卑之間榮辱分焉可不約之以中乎汎愛親仁應對進退胥於是乎著之相見禮宜居第四正外固君子之道然閑家尤治人之先故昔賢謹之內則宜居第五禮尚往來不酌所宜慮弗繼也賤貨而貴德可無務乎饋禮宜居第六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合歡無節流洎之禍烈矣宴禮宜居第七動止語默各有天則不爲之坊非養德之道也雜儀宜居第八此雖成人之事實貫乎一生自初有知覺以至未啟手足皆勿之可廢焉耳故次於生事之終死事之首送死人道之終必誠必慎喪禮宜居第九服以表哀服之不衷哀思替矣喪服之辨宜居第

十親疎厚薄各有其等殯葬練祥各有其時衣食  
居處能無宜乎居喪禮宜居第十一追遠者不忌  
本也豺獾猶然而况于人乎祭禮宜居第十二終  
焉嗚呼事有終而心無終其以是爲禮之本也夫  
右十二條生人之事亦畧備矣經緯充塞是在諸  
君子與閣下焉不宣

逸德軒文稿

書

四



閣下不宣

十一孤生人之事

衣器器夫殯練家祭長夜雨

其以是爲禮之本也夫

右十二條生人之事亦畧備矣

經緯充塞是在諸君子與閣下

焉不宣

與湯宮坊書

閣下返棹浙西畱里第者僅四旬中間數被引接未嘗不以明史爲談首猶記止宿潛庵雪夜張燈劇論漏且盡侍者倦欲唾頭觸屏風閣下娓娓不肯休可謂每飯不忘鉅鹿矣及讀所作太祖本紀約子長之肆而潤承祚之瘠蔚哉班書亞流也至于張文錦傳叙安慶堅守五堡致亂處曲潔勁蟠洵非孟堅不能因嘆曰惜乎十羊九牧如史通所議故不得以快覩傑制使事有專屬其成就豈易量哉今天子超然遠覽拔閣下于衆人之中分

逸德軒文稿

書卷二

五

兼總條貫之任在事諸公復能推賢讓美雖歐宋分局而實班馬專家如曾子固所謂周萬事之理適天下之用通難知之意發難明之情庶幾乎一身備之將二百七十年治亂賢姦窮隱曲而揭日月成一代之憲典昭百王之大法真宇宙不朽盛事也方爲怵舞而嗣君申致台命以檢閱繕錄之役見及聞之頓生羽毛何也蓋以先廷尉舊宰新樂頗畱遺愛縣人尸而視之僕八歲時從外祖銀臺公宦京師曾經祠下且往來道里山川都邑宮闕術陌歷歷猶存心目小不自量妄謂指顧飛鶩

驅車北馳於以重瞻廟貌尋少日嬉游之跡以寄  
其滄桑之感不爲難事乃至於今白首伏櫪每一  
念及惟有飲泣天末而已兼之才疎意廣畧涉往  
籍因而妄論成敗輒思從名儒鉅公研考得失冀  
以尋其襍線用壯之私今者貲裝僕馬有所仰給  
以酬數十年終已不可復遂之願更得于其間廁  
蘭臺胥史之後縱觀閣下筆削深義豈非人生不  
多覩之遇而無如其勢有所不可老親七十過二  
體素羸虛自入今歲十五在牀雖所館去家僅兩  
舍猶且結任而處是以決作歸計必不敢違離膝  
下二千里經歷歲時且僕之館于侯氏近二十年  
叔岱終始纏綿一誠不替所以屢歸屢反而卒不  
忍決於是相知如嘯史山蔚且以駑馬戀棧豆見  
疑悠悠者固無論矣今告歸之決原因便養必擇  
附近人家方可暫往若告歸之始遽爾遠征以爲  
集菟之圖則向來依依此都謂非升斗是急卽百  
隊不能爲僕解矣尤可慮者賤軀自己未以來染  
此痼疾伏案則痛在脇下挺身則痛在背間一日  
之中數四偃臥用之長途決不能勝其他小小不  
便尚有數端北望鳳城真如盲之思視跛之思

履空有其心而終不足于明與行也惟期鴻篇早就得及未死諷詠牀蓐之上以尋繹數千之指而已復何言哉然竊有所懷不能默默敬爲閣下陳之一曰省簡帙簡帙浩繁觀者難遍求其所由蓋緣不能割愛故也予長上下二千餘年字僅五十餘萬其見於列傳世家者百人而已一時豈遂無人以庸庸無關治亂不屑以辱吾紀述若夫事非殊異載止官闕存之邑乘家狀足矣是宜舍一言之得一行之善不可沒也衍而成篇則贅矣吳公之治蹟僅托賈生以傳董公之嘉謨纔因漢祖而見凡如此比是宜附如是則篇目減矣如生而穎異爲時所稱累有善政至今人思之類雷同當節禮樂源流兵食沿革遠及別家蔓引異代複出當斷如答賓應問幽通思立繁文當削如是則章句省矣一展卷間簡徑易了精神各出則殺青可就而人思卒業矣二曰定是非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其間節目之大如李韓公諸勲之黨逆方黃諸臣之殉國大禮之議三案之疑李文達余文敏楊文襄張文忠李賓之張太岳之人品薛敬軒吳康齋陳白沙羅整庵王伯安羅達夫高景逸顧涇陽之

學術人持一說迄無定論須爲剖判毫芒洞抉幽微斯是非昭然而人可不疑于行矣三曰隱勸懲內閣冢宰之當有表使思享達爵何以止畱其名獨行隱逸之當有傳使思處丘園何以反詳其事或旣居其位矣抑而使就文藝之列或欲避其名也顧顯而必從庶其之例片言蓄義無窮隻辭指歸具見推此以往則激媿微而人知砥節矣由前一說足以凌馬驟班由後二說可以上窺獲麟門庭也僭越至此總冀鑒宥

逸德軒文稿

書

卷一

八

與吳伯其書

侯仲衡之弟季嵩曠士也頃來謂僕曰潤帥余兄也欲往謁之楫長江陟金焦登北固而眺求古人之遺蹟非與不羈者偕慮不足窮巖壑之美而洩憑吊之奇子之里吳君伯其天懷淵邈非一切齷齪者所得比聞丞此郡願從之游子盍爲我先之余不禁啞然而笑曰是不出余里西家之見也余里有貧女者夜績而難其膏欲分光東隣之舍主室者未之許往也西家不察顧來相屬子之隣余姊妣于其室其人威施也願以子言往用寵余目焉非敢冀所藏也貧女如其請至而叩其闥其家則疑曰是向欲分光者之類也勿納誠以余言往得無慮滅燭之拒乎季嵩曰第先之吾自有吾姊也

逸德軒文稿

書卷二

九

與吳伯其書

與山蔚辨爲文製題書

爲文在乎用意意苟有爲不止褒善貶惡爲不徒  
作卽絕無關係之事絕無關係之人以至飲食宴  
樂植草接木甚而凶禽毒獸糞壤頑石無不可以  
寓激揚之意而寄好惡之權惟視所以操縱擒放  
何如耳故古之相馬者以神遇而不以目遇誠得  
其爲言之本且等辭句爲驪黃豈暇計區區之題  
目若必擇題以爲文是以人貌榮名爲當于尊賢  
好善也奚可哉若惟美且善者而後著之篇牘則  
詩當止存二南春秋當削去羽父華督之儔而太

逸德軒文稿

書卷二

十

史公可以不紀佞幸滑稽與貨殖傳中紛紛沓沓  
諸細碎矣吾以爲凡遇一題苟要之以理予之以  
實審吾去取寄吾感憤斯無之而不可醫家不廢  
馬洩牛渤以已人之疾曾不可以類推乎久蓄此  
意而不敢陳于先生之前懼視我爲訑訑偶觸所  
論因露其端若果徇人情而增損是非以失其真  
則真當斷手矣

與山蔚辨爲文製題第二書

前書疎徑未達鄙懷致煩賜教云云反覆尋繹先生之言則是矣然於僕所陳似猶未究其旨也頃所謂無關係之人無關係之事正指庸碌一輩而言至若大賢大奸風詩之所美刺春秋之所褒譏固先生之所不得而禁使不言也詩三百篇以及國語史記皆昔人有爲而作往往比物連類以寄其難白之隱或中有所感偶與其人相及或其人

之所爲適觸我之沉忿無聊因此題目發我意思

不過取以爲行文應用之作料原與其人了不相

涉如漢書高帝紀載王媪武負蓋爲季常貰酒及

數見怪耳非謂媪負有可稱也五代史安重誨傳載斬殿直馬延於朝堂蓋著重誨驕橫之跡亦豈爲馬延訟寃哉凡此等比不可殫述作者不從其人起見讀者又寧當求飛鴻於雪上爪跡也耶蓋常病已之不能將父因於奉母者致其嘆慕無已之情病膏梁昏參之足以沉溺人而使其不能自返因取夫落魄貧困之餘激昂奮迅少有所就以愧頭出頭沒卒於無所樹立者故不憚濡毫爲之一書再書然實筆落此處情繫他方方且沾沾自

喜以爲得古人托物興比之意不謂觀者一槩抹  
殺不肯少加研窮以求其用心之所在也至于槩  
目某某以爲友其罪誠不可以辭說解然母死而  
歌之原壤不聞仲尼諱其爲故且親附姦背師之  
邢恕不聞伊川云已未嘗曾爲之師也若遂謂孔  
子視壤與瑗嬰均引之爲同心則過矣若謂程子  
將邢與尹楊俱望之以入室則誣矣古今人誠不  
相及不知所斥而不使得與於筆墨之間者較二  
子爲何如耳夫事爲人所不許而萬萬當改者亦  
在自懲前非嚴絕而痛禁之使終已不復更爲非  
謂區區削其外見之跡卽自許爲復于無過也倘  
於素所濫交者不能絕於吾之身而徒揭揭然除  
紙上之名以求蔽乎人之目是何異聚羣小于蓬  
閣出告于人曰吾之所雅集者文章之彥也道德  
之儒也塵囂市儈曾不敢望與我合席促尊焉亦  
庶幾門無雜賓矣人遂從而信之乎人卽信之而  
吾顧可以自欺乎且吾聞之也改過以實不以文  
僕之所以呶呶往復而不肯止者非謂曩日所交  
爲盡是亦非謂今此猶戀戀於若人而弗忍遽遠  
也蓋以爲其人固所當絕而文字則不必務去苟

吾過之已改何妨使人見日月之食存之固爲無傷若猶未也正當直揭比匪之迹以爲炯戒奈之何藏頭露尾揜其不善以著其善乎若夫母友不如已之訓則僕固奉令承教景行焉以勉求其所未至也僕賦性褊躁切爲大曆方穆子金嘯史相推獎遂至矣自矜負深鄙庸俗爲不足與齒甚且肆口醜詆使通國之人視同瘦犬及其漸有知識方悔從前之非念斯人原吾同胞未聞展禽向牛惡觜蹠之頑暴置而不數之于兄弟之列於是慕仁者之一體希老氏之和光然氣質難化每於同人言行之不契于心者忿恚嫉狠勃芽欲動雖力制之暫得不行猶胸中起落者久之而卒未得其帖然僕方自病爲望望而人已咎僕爲由由茫茫斯世知我其誰此管夷吾深感鮑叔而直次其知我之恩於生我之下也且其所謂雜者不知從無德無才無學而命之耶抑以其不富不貴無文采聲譽而命之也由前之說則環顧吾徒安從得免此者而友之倘不由乎此而別尋其途以求焉郭况金穴鄧通銅山馮瀛王趙中令之爵位沈雲卿宋延清之文辭其爲雜也固已甚矣

與李禮山論修誌書

春初奉手教知先生識僕之名於文字之中復得僕之意於語言之外先生亦幾於知言矣顧僕人非其人文非其文當之能無增愧乎至諭烈公墓表人奇節尤奇此僕生平所願執筆以抒胸中愛慕鬱墳之氣而恨不能以多邁者敢以淺陋爲辭但佳傳旣已在前寫得十分勃動卽強顏爲之恐不能毫末有加倘傳外別搜一二細瑣事或可點染成色借以爲請教地終不敢謂足表揚先烈遂可勒石道周使過者觀之至於咨嗟嘆息有所感奮興起也如有分付郵寄鄭州事殊便也頃者撫軍檄徵諸邑文獻續修通誌私心懸懸不知編纂之任屬之誰手後有人自會城來云當事隆禮厚幣敦聘三先生不禁爲之喜而不寐何也先生與冉永老僕素所深推理明而學富識卓而筆精必能求吾鄉興廢之宜以酌其損益揭累年幽隱之迹以垂爲勸懲所謂托之空言不如見之實事振古不易遇之時會而先生得於其間發所畜蘊以爲桑梓無窮之厚利雖欲不爲之喜而不寐顧可已哉喜之極故望之深望之深故不復自量而僭

欲有陳以益於山海之高深也夫所謂興廢之宜者廟祀也建置也賦役也土風也民俗也山川也而幽微之迹則人物而已夫廟祀之邪正易辨也建置之因革易明也賦役之版籍易按也土風有剛柔民俗有淳漓則抑剛扶柔表淳革漓至便也山谷之坂阨川流之疏防利害昭然於以申畫導塞亦甚無難也獨是人物一門最難料理欲憑舊典不特見存者是非難問而側微之輩且有美而弗傳欲恃采訪不特徇私者向背異情而儉德之流每務實而逃名將珠玉匿彩于巖谷瓦礫藉藻

逸德軒文稿

書卷二

十五

于廊廟可不重爲之太息邪嘗聞昔之爲史者多有所資而成班固成漢書取裁於東觀所紀唐太宗修晉史亦原本王隱諸家段太尉逸事記之柳子厚何易于循良書於孫可之近日水東日記震澤長語陳氏通紀間亦蒐羅蓋以積壤成山羣腋爲裘一人之心思有限天下之聞見無窮夫以邈不相及之人述所得自傳聞之事不過畧存形似而以愛慕感憤之衷寫所習知熟諳之人自能發揚精彩然則集思廣益勤求慎簡固當今之第一要務焉僕跬步未嘗出戶庭學識固陋萬不足以

備采納然挾浮說以希潤高明義所不敢蹈也謹  
取敝郡諸邑中或素與周旋或詢之故老信而有  
徵者爲先生一臚列焉以庶幾舉爾所知之遺意  
云爾且以吾州言之大司空湯公勲著 朝野望  
隆當代固人所共知而不能遺然其霜嚴玉潔嶽  
峙川東亦人所欲言而不敢盡姑不具論他如故  
當陽令李遙字襄水做秀才時家貧甚悠然自得  
讀書求道不以饑寒累其心及第進士筮仕彭澤  
均賦役移淫祠不奪撓阻于大吏不怵禍福于羣  
言有剛大塞天地之氣當吳逆未叛時其燄方張  
官旗挾鹽私販所經地方無敢誰何至彭澤遙拘  
而治之雖以巡撫之威且爲之咋舌再補當陽氣  
不少挫畫成敗於油幕之前爭民命于豺狼之吻  
二事爲尤烈謝政歸則閉門不問外事賦詩飲酒  
于逕竹庭槐間晚而讀易玩心高明欲修禮文以  
維鄉俗而未果蓋非陶靖節之曠逸董洛陽之彊  
項所能盡其人者故鎮江府同知吳淇字冉渠孝  
友天植世務一不分其讀書之志故能博極羣書  
於天官樂律叅同陰符諸家尤深悉爲箋疏多至  
數千言抉微發隱前人未之及也殆文儒之精藻

與故孝廉陳四可明公閉戶授徒冬夏一氊怡於  
易自有所得新鄉郭胎仙嘗與之談嘆能見四聖  
意旨故文學張鏡抱道不銜聲影俱寂混迹於庸  
愚之中勵志于睹聞之表以方古漁父負琴覺猶  
爲疑人以其迹也故文學孫昉悟可知二解能通  
微發論著書迥非株守循途者所曾夢見至于閨  
閣之女如李岸妻焦氏何柏齡妻孫氏何至剛妻  
趙氏田雲龍妻孫氏皆投繯殉夫百誓不奪或生  
白織戶絕無姆訓之聞或年當盛華尚有餘齡可  
慕一皆蹈道成仁之死靡他卽鬚眉男子誦法聖  
賢者臨難猶或愧之此誠勁骨碩學大隱奇節斷  
不可使之湮沒無聲於來世者也其在商丘徐邈  
黃先生名鄰唐紀考亭欲絕之緒而造詣邃密張  
匏客孝廉名昉蹈伯夷採薇之節而忍死空山其  
著德高風尤當急爲表章者更有蒲州李廷立華  
海抱三閭中壘之痛勵幼安淵明之操皂帽東夏  
白首不渝於例亦得附之流寓以闡素節柘城之  
紀元大曆詩則闕境長吉逢原之外人可躋之次  
梗文長之班不幸蘭頌先秋此慕奇齋志之士所  
惻然不忍其沒沒者近若寧陵荀氏兇鋒萬攢真

綱百鍊邑人欲表其節者彌至邑令欲移其案者  
愈力恐終不得一入於采風者之耳其爲恨事尚  
可言哉故不避僭越盡以見有文字致之記室凡  
此諸人皆酌乎理之宜然反之心而無爲叅諸往  
哲而不悖質諸後世而無慚卽或以告之當事未  
必不孚其明目達聰之用而爲彼泰山滄海之助  
也緬惟古今來賢人君子淑女貞姬所以名跡不  
至湮沒者亦賴微顯闡幽極乎好善慕義之誠網  
羅放失求訪遺佚大書而特書之故得名垂天壤  
而不朽今三先生行誼文章久爲海內所信而又  
懷好善慕義之誠以微顯闡幽爲己責一旦遭遇  
事會躬膺纂修上之人盡畀以予奪之柄其不屑  
縻虛原應故事以自毀其生平蓋可知也芻蕘之  
言或亦在所當察焉至於藝文一編尤當慎于裁  
取必文足以垂法戒詩足以貢輶軒然後收而載  
之苟爲不然雖賦軼楊馬詩幾潘陸亦勿徒挾春  
華而甘忘秋實之益也僕旣恐諸賢以英分間氣  
終致無聞又慮先生以碩抱異過或有缺遺乃至  
忘愚無知之能冒非分出位之戒以終進此拳拳  
觀過知仁先生必有以諒我襄水仲子中賦氣冲

文一規程度清朴而暢所欲言嘗言世之爲書者  
多飾虛車何益于人士人苟求立言當於論理論  
事記事三者此外可無措意足觀其爲文大指矣  
議論尤不輕發生平最號緘默然有言及性命之  
學與古今之變立身出治之方應事接物之要則  
終日言而不倦間有一語及於非義則掩耳而走  
故終身與人殊落落前死數月每相遇退然若一  
無所知者及叩之則胸中圓瑩無滯一似乎深有  
所得乃不及盡究其趣爲可悲溥之死人多惜之  
至于所可惜人卒不知惜焉嗚呼世無元博又誰  
知而惜之哉

逸德軒文稿

傳

卷二  
十九

論曰人之議溥謂溥治生織齋簡倨不識物情無  
論溥不如是卽如說者又何足爲溥病也假溥如  
世之揮霍通方而盡變其墨守又安肯抱華國之  
才當司空再入仕籍聲望爲海內所推重且歷要  
職終司空身竟不第及司空歿免喪三年矣外侮  
頻加不忍緣他塗以進始終以秀才死哉嗚呼是  
可爲知者道也

與吳子淳書

前夕聆誨歸來深味芳腴遂至徹曙弗寐所云人之行事卽其迹昭昭可指亦未易據爲定衡又云君子備衆善難保無一二瑕疵小人多穢行或乃有的然小美若操觚者痛抑其善而惟過是存止揚其善而凡惡悉諱雖曰所錄皆實而賢奸早已易位矣又曰爲文有自肆之心必至巷談猥語雜列篇幅卽所述者悉皆可傳則因事傳文而文終不可傳也隨文必有一番小心庶幾經營琢鍊可望行遠卓然名論不獨不易聞于吾黨卽古昔儒豪亦未見有議論及此者至於訪高麗人爲楊公蒼嶼經遼時所立頌績碑墨本欲以存公生平是能求隱善於衆棄之餘尤見用心爲長者疑是上清列仙濁世恐無由得此俊品也抑聞之神仙不食人間煙火敗漿腐俎久信其掉臂若遺矣不審瓊羞沈液二兄尚顧而朶頤否

與徐季畏書

雨牕偶讀震川集忽覺胸中浩浩言外若有所得  
不獨諸大篇佳絕卽片詞隻字亦各澹約蕭遠精  
融貫徹然亦必有包羅天地呼吸古今之胸襟乃  
可悟其立言之妙使瞽者見之未必以爲然也瞽  
者豈止易視震川恐六經當前且謂數行不緊要  
言語放過矣道理分明放着只苦人眼不明心不  
大耳頃得子金二文喜甚浣手而急讀之殊有不  
快人意處大抵此公自負高爲人所推獎者久不  
肯爲溫故知新之學所存所發猶是故吾是以使  
人看出本領文章之妙在於隨時變化張羅蒞澤  
而不覩鴻鴈雲飛無惑乎行已論人了無一當也  
世間解人原少白村不可作矣眼前所欲與語者  
惟侯明與我季畏故馳此相視萬勿囁嚅前却又  
發我仰屋之嘆也近作一二應酬文字自謂頗近  
寬閒試來玩之以驗僕言行果相準否

歸益蘭與侯彥室書

所愧益蘭返上非敢不終君惠也昔邵子堯夫熟  
于先天之學每當事物極盛時便起衰至之慮隨  
而幹轉僕嘗慕其識變通之義而可不至於終窮  
極之堯禪舜禪禹亦不過惡見斯蘭之萎翳耳  
幸培養以待明年余來更逢其盛是再受賜矣

逸德軒文稿

書卷一

三

幸伏見其辭也今來更逢其盛是再受賜矣

而幹轉僕嘗慕其識變通之義而可不至於終窮

于先天之學每當事物極盛時便起衰至之慮隨

毛副使傳

毛副使文炳字夢石河南鄭州人故明崇禎戊辰進士也明當神廟中葉上下恬嬉人主宴處深宮經年稀御前殿百爾泄泄固有以國事爲卹者延及天啟紀年璫孽遂盜大柄一時在位諸臣皆脂韋無敢與抗其間三五君子或稍逆其顏無不中以慘禍嗣是建祠祝釐遍滿寰區無異漢廷之戴巨君士風於焉掃地而國命且岌岌乎移矣懷宗皇帝自代來入纘大統首斃忠賢而戮之其他附離者或斥或死起衆正於田間次第錄用然後士

逆德軒文稿

傳

卷二

一

風爲之丕變踰年改元適當取士之期故得人於斯爲最盛懷材抱忠而執掌王事者無論矣其臨危授命殺身以成其仁且指不勝屈焉如劉翰林之綸耻四郊之多壘憤許國之無人已自請將兵慷慨赴陳死壬午闖寇陷睢州李通政夢辰爲賊騎所執白其帥帥固欲活之不屈乘夜扼吭死甲申京師失守天子身殉社稷金主事鉉汪簡討偉死焉乙酉豫王渡江克金陵徐詹事汧家居聞變衣冠詣虎丘後溪再拜投水死丙戌金副使聲起兵績溪見獲斷脰以死而文炳死太原爲尤烈

文炳成進士後初筮壽陽再蒞榆次兩地皆有惠政以課最擢爲禮科給事中章上無虛日皆綢繆諸大計舉朝目以爲狂在出爲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守冀寧道駐太原是時李自成已僭僞號于西安日謀北犯所至爭望風棄城走文炳憂之與巡撫都御史蔡懋德謀曰太原爲神京右臂無太原是無京師也願與公以死守之不死不足以報國遂相與嚴號令利器械爲禦賊計甲申二月初二日賊前驅至城下招降文炳命射之僞令臨城而守者發一鏃城開之日屠無赦於是賊怒而去遲明全軍薄城圍而攻之文炳一呼目皆皆裂衆爭奮踴外向矢石所及殺傷無筭賊益怒外圍益急凡六晝夜攻不息礮聲所震則煙燄蔽天樓櫓皆爲崩摧至初八日衆遂不支文炳猶沫血巷戰力盡被執自成義之誘以官弗應強之食弗食刼以兵亦弗動乃命牽之去至初十日自成踞晉王宮再趣入見文炳不肯行賊衆夾刃曳以前在城之人爭擁宮門號呼丐免毛副使死賊初無意殺之至是旣駭其得衆慮生他變文炳至復罵不絕口遂遇害死之日則其懸弧辰也孰謂天果無意哉

趙氏妾李氏先是聞城破爭投井死子兆夢甫七歲爲賊所掠文炳弟文燦尋得之賊旣去其僕戴守經攜兆夢扶三櫬歸而葬之順治三年祀于鄉蔡公懋德亦與文炳同時戰死

論曰明成化中胡尚書繼王新建守仁孫巡撫燧同舉浙江鄉試其後宸濠濠畔三人實始終之夫一事之起天必預儲數人以當之或產同地或選同時不偶然也今文炳諸人皆懷宗卽位所首授士其大節若與燧異世而同符然終無救于明社之亾嗚呼天人之際難言哉難言哉

逸德軒文稿

傳卷二

三

雪厓遺老傳

余正元字居環晚以不爲人所親若繚戾巉峭然  
因自號雪厓老人祖鏗良鄉知縣父化龍光祿寺  
署丞里黨推爲長者老人儀觀豐偉言動皆有前  
輩遺風篤於學不以晷刻自怠崇禎己卯舉于鄉  
癸未成進士踰年授直隸清河縣知縣僅七日李  
自成陷京師遂遯于荒入國朝屢列諸公薦牘  
不起去城三里所闢堂三楹對植古柏日與同志  
趙震元輩吟詩其下卽他客來多白眼謝之署其  
門曰青苔日厚晚立鶴林社興起後進一時磽礪

逸德軒文稿

傳二

四

魁恢之士咸收不遺其人亦皆琢磨以文行自奮  
而老人不自見德老人累世多厚畜及身不問生  
產家遂落亂後益亟山左孫公建宗滄州李公震  
成皆老人故交官是地再以千金進然隨手而盡  
或冬夏不能具裘葛客至無酒脯疏食談宴而已  
亦終不以屑意老人善書工畫意寄孤岑不可格  
以宗法人得片紙寶如拱璧雖賞其絕技蓋實以  
人重焉年六十餘卒貧無以葬同年生今大學士  
真定梁公使節過睢州賻而後襄事兩公蓋均堪  
重云同時有陳一中孝廉名四可明社旣墟卽棄

禮部繙方袍氈幘教授生徒以餬其口介而不矯人不得而覩疎焉尤邃於易新鄉郭胎仙聞而訪之畱談累日夜惜爾時童騃未及一聞指趣也其敦實樸訥雖與老人風流華辨不同忤時違俗則如出一轍豈非鄉先生之表表者與老人凶人益珍其書畫謂趙吳興所不敢望然存者少矣詩亦散佚其甥孫暄爲刻兩卷

田蘭芳曰順治辛卯壬辰間余與孫昉嘯史落魄爲狂生人遇之率以爲不祥爭唾避去余一文出則羣詆以鬼幽險棘不盡行輒屏不視且面謾曰

逸德軒文稿

傳卷二

五

似不自人間來里中競以棄物視之矣先生不徇衆惡拂拭而甄收之列之鶴林社未每得余文必周閱細注一若有味乎其言者終不聞謂難讀然亦不敢誣先生爲盡阿其好也嘗爲余言先時鄭立嶽太宰爲郡日每月集八邑士而課於范文正公書院僕時與焉前期有司驛騎敦致課畢翼日返返則開卷卒未竟書未嘗易及他編也卽郡試科舉爲日遠近不同續所誦書如饗飧之暫離家塾者莫不皆然余旣受知先生復聞其言如此且感梁公與孫李二憲使高誼想見爾時風俗人心

之盛爲不可及不禁生今亾之嘆也嗚呼

逸德軒文稿

傳

卷二

六



逸德軒文稿 卷二 六

褚狄道公傳

公諱泰珍字席之號清夷其先洪洞人明初有諱德者始徙於睢入傳至岑州庠生以仲子貴封翰林院檢討則公父也公兄弟四人而公居三生而蘊秀弱冠爲諸生和抑由禮當杜稗周札交洵互焰時獨趯然泥而不滓州人歌詠其德流播里巷至今傳婦子之口者淵淵也以崇禎紀元恩貢於廷已卯授狄道令縣爲臨洮治所地接窮荒百制墮廢而黷序尤甚舍宇鞠爲茂草子矜釋菜無所春秋附府庠行禮而已公甫至慨然曰此余之責

逸德軒文稿

卷二

七

也於是出已貲成以不日仍率諸生鼓篋其中且里立小學人爭勸勵長笛短笳變爲絃歌隴坻稱鄒魯焉公更畱心民瘼辰巳間歲大禊公爲之上請開倉賑救其流民不便給發者則煮粥活之夏旱齋沐步禱雨立應禾黍盡蘇歲以有秋洮邑地廣人少山原多蕪田公招撫流移躬課農桑數年間聚落彌望樹藝遍野歲積穀至千餘石於勅法明刑尤兢兢焉嘗曰爲死者求生而不得則人與我兩無憾矣崇公之言真吾師也河州有余姓者以刼殺坐死疑而未決移案就公公視爰書則據

血衣爲驗詰之曰實屠羊所漬不殺人也公曰此易辨若羶則羊血也使人吮之果羶立脫其械其折獄以情類如此時巡按河西御史將以卓異上之適投劾褚氏者欲株累公而無其隙乃札會河西喉加彈射御史語公故公卽拂衣御史畱之不聽去之日父老攀號如失慈母相率爲祠於學宮之旁歲時禱祀公旣去盜賊梗路僞寓鳳翔乙酉天兵南下道始通東至長垣越一歲乃抵家粗理三徑撫松引觴外時課諸子讀書而已戊子卒年六十三子金聲等八人有聲展聲最知名有聲已未進士展聲餼於庠方爲吾州時流所推轂然皆早孤蓋金聲保訓之以有成云

逸德軒文稿

傳

卷二

八

田蘭芳曰余聞之劉解元觀云公與其父爲至交數過其家步行隨一童子至則相對竟日不識者遇之以爲寒畯也貴而能降如此嗚呼使居寵者皆由是焉可弗入於畏矣其流詠一邑有以哉

趙君獻傳

趙君獻諱陞對世爲睢州著姓族父震元以文章  
雄里中而季父焯則馳情聲伎君獻上下於錦瑟  
青燈間獨心歸震元久之所成益別趣震元嘗笑  
謂其友王吉賢曰瑩角犢易老牛矣日與吳淇相  
善時知州爲西蜀熊公好獎拔才俊士二人與相  
倡和多至數百首人服其精壬午闖寇陷城君獻  
避亂河朔踰年詔補河南鄉試于百門泉上是時  
中州知名之士咸集共爲洹水約君獻耻不爲從  
長去弗與日從酒徒數輩縱飲市肆中嘗畱客飲

逸德軒文稿傳

卷二

九

而錢不繼解衣爲質明日挾錢往贖復盡其錢於  
酒更畱見所服衣去狂歌山巔水湄視諸公如無  
物直欲以氣吞之迨榜發竟不售 皇朝定鼎君  
獻來歸里中爲文愈奇與所親王嘉生狎主齊盟  
後進得其一言名立起然歷乙酉丙戌戊子凡三  
舉鄉試州人中式且二十餘輩嘉生亦以禮經魁  
多士而君獻終不售辛卯君獻復不售而售者又  
君獻所素不齒及者乃發憤曰道在屎溺吾誤矣  
取文之最下者彙爲一帙手之曰不能龍蛇其行  
俛首揣摩出人之金紫珠玉以自娛樂非夫也於

是晨夕佔畢久之忽拍案大叫曰丈夫不能再辱  
抵其冊于地不復更視嘗賀人作秀才有云我輩  
欲去去不得君家帶笑又來集嗚呼其厭苦青衿  
者可謂深矣甲午不售而歸一夕嘔血死君獻嘗  
爲小劇以寄其憤死後其友吳淇譜之管絃集善  
君獻者於靈座前演之方登場四座涕泗橫流歌  
者亦不能成聲而罷

論曰君獻性深冷面色嚴凜而多骨額高目微內  
縮黃鬚數莖當之令人生畏主吾州文事數十年  
終以無成憤死子幼凡所著述悉亾之恐久遂湮

逸德軒文稿

傳

卷二

十

沒爲叙所記聞如此使懷才不克自見之士庶幾  
讀之爲生異世之感也

傅生傳

傅生者睢州傅宏志之子也宏志爲諸生通經術大義曲謹無與爲比而傅生溫朗復過人幼無童心稍長卽知以流俗爲耻居母喪不飲酒食肉人與戲弗答也人竟無知之者未幾卒

論曰莊生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也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夫士人伏首讀書苟志越乎齊人而行滌于閭黨未嘗不拳拳然責天者矣一不酬則疑然則作姦從亂敢爲不義者又未必果能享生物者之心焉卽生所言行稍約于矩度之中言不出于禮法之外則人競跡而笑之是誠何心哉至其所謂內行無歉爲子孝爲臣忠與友信卽歷險阻而嚴對越無復索然之色者使充斯言豈非剛大無害克配道義者與用何說其竟死耶傳曰罔之生也幸而免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人之間亦可以釋然而無憾矣雖然傅生有言而衆訾之是天下無傅生也天下無傅生而傅生死則天下之不死者皆非傅生也夫使天下之不一皆傅生無乃直以生人造物之心不無未盡乎然

天下不悔其不爲傅生而方怨天心之未盡使之  
皆非傅生也嗚呼傅生之死又何惑哉

逸德軒文稿傳

卷二

十一



皆非傅生也嗚呼傅生之死又何惑哉

皆非傅生也嗚呼傅生之死又何惑哉

張太公傳

張公諱施大字筠園大名濬縣人順治乙未進士  
初任山西山陰縣知縣丁內艱旣免喪再補廣西  
之柳城皆有惠政陞陝西同州知州復以憂去服  
闋補山西平定州兩地人尤德之其遷山東濟南  
府同知因公呈吏議公論得直准以原官候次公  
毅然不可更起優游林泉近十年而後卒公諸美  
政聞之其子教諭君及其鄉之往來者甚悉尤稱  
山陰地寒霜早歲十五不熟國稅造造莫辦公念  
卽鞭撻屢加徒驅之流亡與死耳終無益於逋負  
乃擇出戶之甚貧而卒不能內稅者使充衙前計  
在官之祿以代賦又慮家人無所仰食而田卒汗  
萊遂令田之相近者二人共應一役遞耕遞給事  
且疎其文網自非枉法一切人情問遺置勿問又  
時時召而慰勉之人皆鼓舞從事不三年而租登  
田治婦子欣欣焉柳樵尤荒獮百姓皆好人怒獸  
叛服不常守令無敢誰何公廉靜一切盪滌皆以  
恩撫而非因貨寬蠻蛋知上無他爭獻寶受役如  
華人固疑公強敏覈綜如趙廣漢張敞其人及見  
公教諭署中則溫厚坦易類古所謂長者乃悟雖

朔南異俗兇梗頑悍及耳目昏塞去草木禽獸不相遠苟臨之以忠信篤敬未有不革心效順盡脫其恣睢暴玩之習安其業樂其生必不至憤張難御觸網犯科磨牙喫血以相賊傷而不暇自止至其在同州也痛民田没于河而賦額不除欲貨所司求脫其籍雖事沆不就能循目今之弊以行古人之德渤海當此或可游刃潁川以下疑弗及也公歷官三十年一以誠心直道自將毀譽得失付之不問與人處落落然真朴達于面目凡此氣候余爲童子日目中猶及見之閱再世始得公則生民之所托命蓋亦微矣故取公爲治之本而論之以風有位若夫生平言之詳余嘗誌公墓矣不復著也

田蘭芳曰余每讀兩漢循良傳見一時守令有能愛養百姓者天子至下璽書褒美及其沒史家遂爲立傳以見國家元氣恒由若人培植不可忽也世運遞降其風寢衰名姓之見於篇章者益希公在今日不爲空谷瓊然之足音乎使得如公者數十輩分布天下以惠鮮斯民則蒼生之氣必且日蘇而惜未之見也嗚呼如公者顧可少乎哉

袁太學傳

袁太學仲方賦謚其名信菴號也明世睢陽衛百戶祖可立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父樞以磨爲戶部正郎明末中原莽爲盜區廷推其才特命爲本省布政司右叅政分守大梁道治睢州卽其宅開府鄉黨以爲榮迨高許之變將作從巡撫越其傑渡江去至金陵遂卒是時仲方甫十二從其兄賦誠扶喪歸兄爲延孝廉陳一中先生授仲方經先生鼎革後自去其籍被服故衣冠踦行而危言說經絕有師法仲方得之爲最深及其兄宦游四方仲方搢拄門戶靜而不擾雖造次間應事各有條理且每試必列上等人皆曰先生力也性高簡罕與人接垂簾一室雜陳鼎彝書畫四時花一觚夏晞髮冬擁爐手常一卷雖足跡不出戶庭然名士文酒之會未嘗不與對人落窻無多欸曲爭目爲傲仲方實冲恬無上人意晚交余與孫嘯史而禮嘯史爲尤至每聞報客聲問知其來不及納履踉蹌出迎至則相與上下古今商確詩文或間以小酌終座無一猥談鄙語卽有時盡歡極醉舉袂側冠而儀觀愈美嘯史常曰惜哉仲方不遇

時若生江左如其人地久已作令僕矣仲方清羸  
善病不任攻苦然晨起卽如小齋據案翻書乙夜  
始還內風雨寒暑無間也或宴會晚歸猶就坐索  
茗連啜朗讀盡一卷然後寢綺疏叢篁間燈火熒  
熒以爲常尤喜爲詩時有清英之句矜珍異常將  
屬纊仍諄諄語所親屬余序而傳之仲方每痛父  
不逮養奉母備盡誠禮居喪三年不與外事兄弟  
怡怡閨門肅雍士大夫間無如其家法焉雅量過  
人吟域機巧不設于胸中終身口未嘗言人過失  
其死也里人多追而惜之嗚呼豈易得哉

逸德軒文稿

卷二

六

田蘭芳曰余爲仲方友蓋二十餘年矣每一見之  
則浮鄙爲之俱盡謂可想見先輩風流焉人乃以  
倨且惰爲仲方病然夷考其生平實於二者無有  
也嗚呼卽如所謫仲方不得爲古民之疾與

湯秀才傳

湯秀才溥字元博司空潛庵公冢子也溥少日司空進以學卽矻矻盡日夜或有一義弗通則汗浹于面久之神知開發所受之過庭者無不貫徹諸老輩與司空交者間與語輒嘆莫及溥面峻而勝骨高顙侈頤人終日與居未嘗見其笑語望之凜然不喜輕過人家卽來謁者非其志之所合相對默然以手畫腹客求去亦莫之畱人多病其驕然溥所與爲友者前有李激野岸吳子淳學顥後則李牟山中張憲潞淑文日夕講習率娓娓不倦貌

逸德軒文稿傳

卷二

七

恭而氣和使若人見此不目爲柔謙君子耶溥性淡泊一切飲食居處皆不經意棲懷塵外蕭然有若寒士粹與相遇不知爲貴公子也方司空再官翰林日溥已年踰三十爲諸生有名乃猶從師受業學舍去家殆三里朝昏徒步雖寒暑不輟司空陞內閣學士報至猶執經請益如平時其器量誠有大過人者矣溥爲諸生屢冠其曹同試者皆爭自引屈以爲其文章實然終無一語謂以司空故致然也當羣情競勝之際卽一二素自高而不安於義者且無異辭如此則溥生平學植有以服人

而司空之至公不私見信於人人者愈可徵也溥  
有用世才畱心當世之務及隨司空官南北得親  
賢豪長者又熟聞朝廷典故其識益高力益定  
凡事之轆轤紛紜衆論難決者至溥前一言而判  
余謂異日若遇國家屬以大事自可不動聲色  
辦之人率笑余爲狂曰元溥剛褊不達時宜不幸  
而授以事立見其敗矣及司空薨京邸方羣讐張  
弧憂讒畏譏時而溥能彌縫委曲盡哀盡禮卒得  
恩命郵喪而歸向之嗤溥者當此其震懼失措不  
知狼狽當何如耳乃可信夙推其能任大事非虛

逸德軒文稿

傳

卷二

也司空旣沒溥憂憤煩鬱三年之中未嘗一日啟  
齒免喪後率閉戶居雖所親亦經時弗得見溥旣  
不得意偶遊晉染薄疾其弟準逆之中途病漸深  
不可支忽從肩輿上躍出準趨掖之則搦其腕爪  
幾入膚曰義理之心賴血氣以養今血氣病矣恐  
不能作主何抵家病遂革其諄諄若譖語然者皆  
詩書精義苟非養之平日者熟安能至死不亂如  
此卒時年僅四十二無子後其弟濬子之暹溥沉  
篤好學晚益貫綜能及窺聖賢蘊輿行已介特超  
然獨往苟理所自信不以死生禍福少使回奪爲

文一規程度清朴而暢所欲言嘗言世之爲書者  
多飾虛車何益于人士人苟求立言當於論理論  
事記事三者此外可無措意足觀其爲文大指矣  
議論尤不輕發生平最號緘默然有言及性命之  
學與古今之變立身出治之方應事接物之要則  
終日言而不倦間有一語及於非義則掩耳而走  
故終身與人殊落落前死數月每相遇退然若一  
無所知者及叩之則胸中圓瑩無滯一似乎深有  
所得乃不及盡究其趣爲可悲溥之死人多惜之  
至于所可惜人卒不知惜焉嗚呼世無元博又誰  
知而惜之哉

逸德軒文稿傳

卷二

十九

論曰人之議溥謂溥治生織膏簡倨不識物情無  
論溥不如是卽如說者又何足爲溥病也假溥如  
世之揮霍通方而盡變其墨守又安肯抱華國之  
才當司空再入仕籍聲望爲海內所推重且歷要  
職終司空身竟不第及司空歿免喪三年矣外侮  
頻加不忍緣他塗以進始終以秀才死哉嗚呼是  
可爲知者道也

李義烈傳

李應元字貞元睢州人素有壯志喜談辨每當大議卒能以理服人而伸已之說嘗聞人言酈生事輒起舞矍然欲身見之同里徐越石長者也應元獨與之善越石以柔節應元以俠武所向雖殊其相知則最深壬午李自成陷州城既而舍去聚徒衆者蜂起人以應元負縱橫才慮其爲人所爲越石笑曰此非李生之時也應元果韜跡河朔亂定而後歸久之故帥許定國爲自成所敗渡而南遂入州城據之放兵肆掠寧陵劉尉奉桑太守

逸德軒文稿

卷二

三

命治兵與定國畫疆而守時出相侵兵一合所殺常至數千人應元盡然傷之曰孰視里黨之屠割而不能出一言以救其禍非夫也遂以議和息兵請定國許之將戒行人競止之曰不惜儼然七尺蹈猛虎之蹊以求免人人未必免而身且遭其噬矣可奈何其勿往應元遂去不顧至則叩闔請見劉尉開壁納之盛兵而後延以入應元長揖曰某之來也欲以一身易萬人之命固不望其生還也何以墻壁間阿堵相嚇乎夫英雄舉事有名則成許鎮實故帥也以國亡兵敗棲身無所息肩於鄙

州三軍乏食其勢不得不出於掠然終不得目以爲賊桑太守雖爲王臣未奉江南之命彼此相視亦如漢末二袁公孫與呂布耳同事一主而日尋干戈使無辜之人血流丹野死者瘠捐于溝壑生者身離夫南畝鄙州之禍烈矣貴邑寧有利乎何如罷兵逼使各守分地務農講武以待所歸此兩利之道也尉蹶然起曰向固無言及此者敬受約禮而館諸別室致餼牽焉久之人有以棄唐儉之謀爲定國畫者因乘機進兵尉以應元爲給已牽之去應元顧左右曰丈夫死耳兩境之民立見掃地可痛也遂遇害役人李崇典方治庖間變持膾刀大呼走出曰至人安在衆圍而戳之亦死其妻王氏提諸孤熒熒四十年卒完其門戶亦女中之志節過人者應元所以致此必有道矣

田蘭芳曰余讀柳下野人豫變紀畧中叙劉生通

和睢寧事徧諮父老弗知也每摘以告人證古史

爲不足盡信後嘗以語余友徐拓垣拓垣愀然曰

此余婦翁李公事也野人特偶誤其姓耳因爲余

道其詳觀其始終所踐實與酈生相類然酈生以

功名之會掉舌而下一王當其如齊亦無必死之

勢也遭變而烹特不幸耳今應元處不可爲之時  
奮必欲爲之志圖以一死活萬人蹈白刃而無悔  
蓋非艱生所可及嗚呼其殆所謂仁者之勇與

逸德軒文集

稿傳  
卷二

三

蓋非艱生所可及嗚呼其殆所謂仁者之勇與  
奮必欲爲之志圖以一死活萬人蹈白刃而無悔  
蓋非艱生所可及嗚呼其殆所謂仁者之勇與

宋五先生傳

子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夫士人讀書求志豈僅爲獨善其身計哉亦欲行所學於天下使無一物焉不得其分願斯已耳槁首田間非素所期者然也無如時當其否涉川則茫無津涯觸藩則不能退遂跼踖于高天厚地之中而猶懼弗免矧敢糜人好爵以自蹈明且之咎也耶若夫泉石之膏盲方深觸火之微明莫掩致諸闕廷而後還迫之環堵而始遁璧雖終完奇毛亦少損矣惟仲尼生周末葉抱可仕可久之志挺不磷不涅之操鳳衰亦見玉待不沽日周旋于七十二國君相間或待以爲政或召之助已豚不能使之不饋封不能使之不沮而君若相終不能司其進退而使不去且速焉繫易之言蓋亦自道其所至也然而難矣楊雄不云乎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身苟值乎蓬累道何妨于龍蛇埋照用晦履坦終吉雖不敢希至德之高蹤抑亦明哲之次與若五先生者蓋可及哉蓋可及哉

張先生昉字于東號匏客前明崇禎丙子商丘孝廉也與弟翮孳而生有知後卽皆俊辨稍長讀書

卽皆能讀書卽皆有名卽皆爲諸生壬午李自成陷商丘甲申復陷北都家國旣喪翮遂托爲僧過大江遍歷諸名山其子屢迎之不肯歸卒以客死先生亦易所服服僧服屏跡河干順治乙酉三月豫王下河南明年卽舉會試先生棄不就所居負河田皆斥鹵且僅贏百畝終歲衣食多不充敗屋數椽常侵風雨中先生處之泰然或掃室靜坐或獨行野寺與人遇恭且和無知其爲非野人也四十年不入城市雖故人槩不相通有就訪者日中厨烟斷絕或盛寒雪漏下積榻畔爐無星星火容

逸德軒文稿

傳卷二

三

不能堪微視之終無弱色學士之執經者遺以米量腹而受卽童子以束修進弗却謝之去亦不問郡司李符公應琦慕先生欲見之數請不報一日屏駒從突至其家先生不及避符公拜于床下用弟子禮見其環堵蕭然而神貌恬愉嘆息而去久之欲援其子入庠先生不許年八十病卒屬纊之際家人欲以僧服殮先生張目曰余僧也與哉遂瞑余嘗一遇先生于所親別業相對竟日恂恂然如田父聞其生平與人言絕口不及世事學以主靜爲宗間一爲詩適情而止人無不仰止高風而

終不能窮其所至若疑真溺志于佛則不敢謂爲必然也

李先生自言蒲州人教授於商丘之郭村里里人皆熟其爲李廷立字華海號蓉懷也久之卜宅一區於里之西偏遂偕母妻俱來先生喜讀書尤喜爲詩凡其薨結無聊難以告人者一寓之詩卽其詩以想其生平皆可依約得之先生有四子田五十畝粗足以供饗舍東辟園一方圍徑數武雜植棗榴菊藥終朝吟唔其下或時摘花而嗅之每當和風吹面好鳥鳴枝輒樂意與之相關舉袂僂僂若忘夫在已無涯之戚也先生坦白無城府以禮自持應酬之間寧見拒于人而不敢自出于簡寧爲人所厭棄而不敢稍涉于隨見客必裹氈幘衣方袍卽盛夏不易與人談終始無雜言與人接終始無怠容畱客疏食數器欲然自足春煦秋爽時亦隨意出遊往往人援之便住有見招者亦肯往而獨與三數人者意氣爲最合晚而喪明猶時時課其子駛讀書而聽或有自得及感憤懷思構爲詩若文亦口授駛使書而藏焉康熙庚戌先生病革其友侯方巖田蘭芳劉榛往看之先生榻間

具威儀語笑若尋常無怛化意因號了了此生爲  
自憺自輓自含自殮詩題旌辭乃卒後方巖遇賈  
生于燕云先生系出故明之代藩幼爲名諸生貢  
於廷遭亂舉家匿山中慮爲時迫故載母遊梁追  
讀其離山子半譜及他雜詩清怨曲激洵乎哀郢  
懷沙之遺音也而先生卒未嘗露幾微於知己前  
殆古之所謂真隱也與友人私謚曰靖慤誠爲能  
探其志云

張先生鏡字心若睢州鄉先生士豪裔孫也父某  
授徒柘城從之往受知于侍御史王公雪園遂入

逸德軒文稿

傳卷二

三五

帷中稱弟子公絕愛之凡六藝詩文之旨無不縷  
縷爲言他弟子卽待次久不可得而聞也督學使  
者任贊化賞其文拔冠開封府庠先生旣受學于  
侍御公研精殫思至廢寢食明末所在盜起城門  
常晝閉先生坐臥友人一小樓吟誦不輟及豫王  
兵定歸德偏師臨柘更號置吏而去先生卒不知  
有兵順治乙酉 皇朝開科取士先生所與交者  
如睢州之崔九嶷趙陞對李遙柘城之邢以忠王  
元銓皆乘時利見而先生獨否是時兩河甫入版  
圖人心猶洶洶羣不逞少年以紀緒爲名往來蠡

蠢有以義動先生者先生策其必敗異語却之後其人果皆伏法先生且超然泥而不滓也先生貧甚以教授爲業里黨酬酢秩秩然如常人獨屏絕聲利遇歲試則試遇錄科則不試後合二試爲一卽試高等亦不與賓興或有勸之往者曰奈資斧無出何終不往御史公按浙歸爲買宅一區田百畝門前梨樹數十本每當花時必設疏食要所知清話累日至花卸乃已歲以爲常百畝所出旣不足以供餽粥其弟亾復割三十畝以贍其妻子益不給需脯修而後濟李遙令彭澤聘教其子未幾

逸德軒文稿

傳

三

告歸謂其友曰襄水於我厚且胸次落落無世情固是我輩中人無如其爲官何襄水遙字也嗚呼亦可以想先生之所志矣先生剛嚴達於面目而接人則甚和謹至人有過亦能面責之急人急不以事解與之言多家人近事時時作小詩自娛晚益以爲諱卒相遇不辨其爲文士也先生幼有當世志中遭喪亂跼伏草莽冀以自全不及有爲而死并詩人之名且欲晦之跡其生平通不毀方貞不違俗求于古人其殆郭有道陶靖節之流與嗚

呼尚矣

季先生子金鹿邑人初名之鉉康熙間避 上嫌

名始以字行有清才雋思數歲卽駕其曹明末李自成盡破河南郡縣督學使者不敢渡而南集八郡士於輝縣而校之至者數千人有號于衆曰懷抱磊砢文筆英敏者會蘇門人多自屏弗敢前先生以一寒畯少年歷階直上諸老輩瞠目攝之已而文出沉雄華暢一日之間聲動兩河督學亦拔置柘城諸生籍中先生兄之鉢素有文名里中遂目爲李氏連璧謂金紫可指顧得甲申北京陷踰年豫王南下弘光出已久之有自江外傳金正希

逸德軒文稿

傳卷二

三

先生哭懷宗皇帝文先生讀而反覆不啻謝臯羽以竹如意擊石高歌石竹俱碎時也遂焚其舉子業不復問先生白晢清羸然負壯志慕崔浩李泌論古今成敗如指掌亦頗言縱橫事固鹿邑人多在柘性和柔坦易與人接如遊太虛不知有飄瓦流舟之觸人之至其前者譎者機囚僞者詐沮富貴者歛其驕佻者消其侮爭獻誠先生油油然樂與之偕而不忍去也先生不拘形檢時與市販孺子掄瑟鳴箏遨遊過市上卽富貴家素不相識者有邀與造之亦不辭衆中雖諧語十九然鄙

猥之談終不設諸口聞有言人過者則愀然色爲之變拂衣竟去與物無忤而辨論則堅執其說不可破卽說出大賢以下苟不當其意不能強而從焉然憐才樂善微長薄技津津然稱之盈口也生平不大讀書尤不愛讀書之易解者必奇僻邃與人所謝弗通者然後一視視亦輒竟其旨故於叅同律呂曆法聲韻學之絕不傳者多著有成說發明之識者每賞其有當也晚閱世久志益無所表見人終日過其前以爲尋常行路而掉臂去之嗚呼是乃先生之所求與

逸德軒文稿傳

卷二

三

王先生當世字遺叟號寒荷寧陵人曾祖胤爲勝國名給事卒贈太僕自祖以下世宦游先生甫冠值明初亾念累代衣冠之裔不欲更爲世用遂與灤州趙御衆杞縣馬之驪鄆陵梁廷援輩爲義氣交每相思命駕則談詩文說名理常累日夜久之益與世違遜居南村闢大雲草堂吟嘯其中至不知有寒暑積詩數千首皆合風人之旨先生外愿中剛是非之分介然顧以冲和用之恐猶不爲人所容因邁足疾卽絕跡城市雖慶吊亦廢家多古書名玩清致羅落苟非所同臭味者不容遽入其

堂人至方以倪瓚之清閤可望而不得升焉然  
歲時必召里中父老共作伏臘卽甚喧雜欣欣樂  
之終弗厭也晚好闢洛之書伏而讀之間于體佳  
時邀良友坐講床頭率能融徹大義故孝友諸大  
節於人所難處者而一不失其正雖孤行其意少  
與人周旋然晉接之間則藹藹無亢厲色閭里之  
間骨肉之好卒不能名先生之隱然亦皆知貴之  
年七十精神炯炯蓋天畱碩果以遺斯世者

論曰明初凶時睢州有陳一中孝廉佺偃然如瞽  
之失相而迷於所往久之讀乾初九而悟遂浮沉

逸德軒文稿傳

卷二

五

里巷間爲富人教其子以爲衣食不遠於人而人  
亦不能近也同時商丘徐邇黃先生初猶例應諸  
生試久當貢於廷決然舍去潛心問學頗得不傳  
之秘于遺經開門授徒亦與里人相去來衣服飲  
食宴會取與不尚異亦不苟同人多憚其正而忘  
其與人之和焉若二人者不毀貌不混迹不遠城  
市人卒不之知知亦不能盡而樂與之遊也其儉  
德不祿之槩不幾類于聖人之中行與以視五先  
生者似爲少優不知迹不晦則名不微名不微則  
身必危龔生絕粒以却綬雲卿盡室而避命嗚呼

晚矣五先生超然曳尾於 盛世而終不近夫犧  
牲之患固所遇之大幸其用心亦良苦矣龍蛇之  
蟄以存身也殆有合于大易之旨也夫噫

逸德軒文稿傳

卷一

三



是以有與也... 合于大易之旨也夫噫

其文... 大幸其用心亦良苦矣龍蛇之

蟄以存身也... 殆有合于大易之旨也夫噫

柳下野人者名廉姓鄭氏介夫其字也先世以軍功授歸德衛百戶幾傳至介夫家貧甚自奮起讀書十九入郡學不可一世之意常著于體貌間順治甲午余弟有事雪苑見之歸爲余道項復得一紀大曆大曆者柘之矜厲士也戊戌余讀書商丘劉篤甫家得交其從祖山蔚山蔚舊受學介夫每述其勤以告余曰介夫家無書有史記一部頗殘缺補葺而讀之輒成誦於他書皆然能爲詩惜訪人泰州無從使子驟見焉踰年歸會於篤甫之座聆其議論多稱舉細事首尾開闔曲盡情狀殆李伯引之流殊不類紀大曆家弟曩者蓋從其外形名之耳自是與之日親介夫倣儻風流而嗜酒屢近于死終不能止好菹擣遨遊嬉戲絕類孫嘯史叩以古今如瓶瀉水下筆雄警恢張寧粗寧野不屑作寒唾細響則嘯史不如也醉後每自言其輕財不善治生坦懷遇物躁直信果其疾惡也如讐舉世無知我者語竟則嗚咽牢騷及觀其出納纖嗇而接人溫順雖脫畧行檢中藏類有城府山蔚又時時誚其負諾介夫亦不辨也然往往面斥人

過而不隨生平遇大事弗踐其信而欺人者無之  
所言皆酬又如此介夫於交遊中最愛李子金性  
行亦多相似去畱取舍不可求以常轍其由由不  
恭不知視宇宙間人盡爲何物而卒未有測其意  
者故自號曰柳下野人野人能受人盡言學亦屢  
變氣益靜詩文益奇稍謝昔日浮華偏溺之友而  
時與山蔚游山蔚謹謐而爲文每尚法介夫頽唐  
而命筆率任意多不盡合於是山蔚日益有名介  
夫落拓自如雖分轡揚鑣介夫常傾心下之絕無  
纖毫伎且求如世之妒能而希援者晚受知于湯  
潛庵宗伯其撫蘇松也聘之往而未果樊奕文先  
生令三水迎與汎湖湘踰嶺徼往反萬里所至有  
詩皆雄雅博大人亦且謂介夫之人與學誠有本  
而可重也介夫面方頰色圓目而無鬚酒態甚美  
言古人成敗得失各有條理於勝國人物戰伐之  
蹟及當今大人先生言論行事無不切問而詳記  
之非無意于世者惜其老而未見之用也

論曰介夫畱心當世之務學亦綜博以芻蕘遊戲  
所詣不篤復中于一偏之說者深故于旁燭曲應  
爲未盡晚漸沉實而入卒未之測也至其才品超



雷文學傳

崇禎壬午之亂大河以南千里無堅城而吾郡罹禍爲尤慘衣冠兵民同日而燼無分玉石焉其間義不苟生固有之迫於鋒刃而勢難倖免者抑衆也雖丁公家厄運以戕厥生似爲可矜若遽予以節烈之目則過矣嘗與商丘侯進士論斯事謂創爲國殤而祀之以致其閔卹庶幾或允於義然亦有矢志不屈甘爲厲鬼若申揮使之斷臂張文學之解頤陸贈公之早定卽躋之南雷之列可以無媿倘亦得托於雄文而致然耶余於述作頗懷善善惡惡之志而每慮考據弗確以滋衆口今得雷君死賊狀於其子季虹其事適與三君子相類表而出之深悔曩者之論不能無遺善焉耳

雷雲龍字蘇門寧陵諸生也週歲而母亾鞠於叔祖母李氏少長父督之學爲文卽中程度而筆札爲尤工十七應童子試學使者得其卷異之曰此必士之有品者遂拔入庠自是文聲日懋四方從游者漸衆雲龍則持身嚴重一衣十八年不渝其色說書則本之傳註不墮明末支遁荒謬惡習久之多士翕然宗之雖不讀書識字者過其前無不

欽容焉性孝友事父左右順養無違而於鞠已者  
報之尤極其厚諸弟皆秉雲龍學以有成人謂東  
京諸名士弗能過也壬午歸德城陷死於兵其隸  
人關化歸自賊中云賊方獲雲龍時命之跪不屈  
強仆之輒起且罵賊遂加以刃嗚呼其與世之遁  
避無所而卒不免者異矣

論曰余因雷生元復從余游而得識其父季虹觀  
其容貌詞氣蓋沉默信謹君子也必不忍厚誣其  
先疑所言爲可據而王明經大掄又君門下士其  
知君應無不至所述復與季虹合則君之始末洵  
有足稱者今刪其尤關大義者而存之不使同衆  
沒沒庶得附古作者以自見云

逸德軒文稿傳

卷二

三

竇太孺人傳

竇太孺人李氏柘城人封翰林院庶吉士道康公之配翰林院庶吉士敏修先生母也父曰芳生母岳氏太孺人生而慧淑方解語父母卽舉書中所載善言行爲之曉說一聞卽通大指稍長待家之人治家之事各能辨其是非之正而處之得宜雖習於訓教固然而成諸性者不可誣也及歸道康公已不逮事其舅惟王姑與其姑在太孺人左右二母各無不得之意姑姚夫人病且久安太孺人無方之養若不知沉疴之在體者未幾王姑李夫人卒太孺人相道康公治喪事外易內戚皆允於禮卒事泣謂道康公曰新婦無狀未獲承吾舅歡幸有二母庶幾從君少伸服事忱而今欲復奉王姑色笑已不可得景景然僅一姑在愛日之誠不可不與君交勉也於是凡芻滑之適夫日體視聽之先乎形聲者家雖貧力雖乏無敢不兢兢焉無何姚夫人病痢且劇羣醫業告技殫太孺人皇皇然曰有身在忍委姑病爲不可爲遂不力爲其可爲者乎於是禱於空中請代以某且念古有以割股已親疾庸遽必其不效耶方憂思假寐時若有

逸德軒文稿

卷二

三

告之者再曰時至矣上帝臨汝一紀延姑齡矣驚而覺曰神其相我遂盥漱操刀入闈室引股就之刃過創合而痕不畱視其刀血不濡縷也肌肉宛在几上家衆走觀皆咋舌歎未嘗有遂和羹以進一七下其患旋損閱五日健而起且倍常時蓋宿疾因之盡瘳姚夫人至康熙辛亥卒距太孺人割股時適一紀云誠孝之積上與天通嗚呼懿哉縣尹張公繹學憲林公堯英巡撫王公日藻先後皆表厥宅里太孺人至行尚矣而家政尤有法度食脯酒醢必精必潔承祀燕賓以及自奉雖劑量重輕然豐不至侈儉不及嗇焉其教子也尤爲知要方敏修之甫離提抱也笑啼噉嗜皆裁以禮及入小學進退必爲之度起居必爲之節言不使繁步不使趨受之師者必使習於口出諸口者必使質之行故人稱於竇氏閨門得再見先王內則少儀不虛也復謂事君爲孝之終而文者從仕之羔雁也士不工文是猶不載贄而求君也得乎哉敏修受命卽攻於文弱冠遂舉於鄉捷音至人皆稱賀太孺人謂敏修曰人爲汝賀吾獨汝憂耳敏修長跼問故曰早達而驕吾恐汝學之弗進也當今倡

道學於兩河間者有孫夏峯湯睢陽耿嵩陽諸君子盡往從之游乎遂治敏修裝敏修因出入三先生間於嵩陽尤數至每歸省常戀戀晨昏太孺人輒趣其行曰汝他出則吾倚閭而望獨在嵩陽不啻戶庭焉蓋太孺人明大義欲其子之有令名也甚於欲其子之在膝下以爲苟其子之無令名焉雖聚戚也苟其子之有令名焉雖遠樂也故敏修先生奉令承教益進其學卒爲純儒乙丑筮得泌陽學諭太孺人命之曰以善及人爾勿忽諸故教泌期年而士蓋斑斑矣戊辰成進士讀中秘書遂

逸德軒文稿

傳二

三

迎養道康公及太孺人於邸遇  太皇太后升祔恩太孺人得受今封同道康公拜  命畢卽進敏修而訓之曰臣子萬世不可忘此榮也已而諭其家人貴而能降禮之善物也惟禮可以維身勉之哉太孺人素以勤勞抱羸疾至是復作遂不起屬續猶以勤學盡職教敏修而不及其私

論曰世之異夫太孺人者特以其割股耳至於剜肌膚而不見其迹神應如響則尤其所最異而爭相傳誦者也余之所以大異乎太孺人者固不在此方其姑命垂絕太孺人之純孝發中也不見有

身惟知有姑徬徨四顧無可如何不得已而下從  
愚夫愚婦之所爲以盡吾無可如何之至愛亦如  
温清定省之常事而不可缺者姑之能濟與否非  
所計也又追問神之聽不聽身之全不全哉幸而  
濟焉不過適如愚夫愚婦之始願而太孺人之所  
以篤其至愛者蓋別有在則非愚夫愚婦所及知  
也嗚呼是非至易而至難者與太孺人終身所爲  
率皆人倫日用之常而卒爲人所不能蹈若太孺  
人者亦可謂極高明而道中庸矣嗚呼懿哉

逸德軒文稿

傳

卷一

三九

成節婦傳

成節婦徐氏寧陵人幼喪父母育於伯父璵稍長  
爲說女誠閨範每至人倫大義則悚然敬聽退爲  
姑姊妹述其事無所遺忘十六歸成孝廉多聰子  
表毅以孝謹自將毅家貧無力購書節婦斥簪珥  
佐之表毅始得肆力於學十八入府庠旋以高等  
爲增廣生節婦益市膏勉夫夜讀已紡磚相伴率  
至夜分以爲常曰男兒當圖立身揚名勿以小喜  
自矜勿以晏安墮志無何表毅死節婦矢以身殉  
防之嚴不得死於是水漿不入口九日猶不絕其

逸德軒文稿

卷二

早

伯哭喻之曰欲死者爲夫也夫親在堂夫體未掩  
夫之蒸嘗未有主獨不當念乎竊以爲守節不輕  
於死也盍審諸節婦以爲然稍稍進食遂以葬夫  
立嗣子請舅曰立嗣禮也然汝夫兄弟三人僅一  
子事須有待若葬則易耳先以其伯表弘女予節  
婦而營表毅葬事事竣節婦定省外未嘗踰戶限  
雖家人罕見其面姑姊妹妯娌間往窺之則含涕  
紡不輟明季羣盜蜂起翁慮節婦幼難提以避亂  
遂欲行之使姑姊妹微示意節婦正色曰婦人不  
再醮此言非吾所敢聞也去無污吾耳復命女媵

至其室節婦大驚批其頰而詬之舅聞曰此實我  
意若何罪今世方亂汝幼且無子恐不能相保語  
未終節婦大痛以頭觸地血淋漓被面截其髮置  
舅前曰舅前不容兒死今更慮以生累舅耶遂起  
歸其室衆疑有變隨而跡之戶扃破闔而入縊救  
之得免自是知其志堅不可奪亦遂不忍復見奪  
也久之命其季哀嚴子楚後之亂定節婦節縮之  
餘置田二百畝爲楚取婦有子矣節婦撫之悲曰  
是可告成事於吾夫數日死

論曰余嘗過沙隨聞人談節婦事云其夫未死之

迺德軒文稿傳

卷二

望

先一歲所夢至一宮殿遂拜階下禮畢有人導之  
廊廡間以袍笏進已著之復命解去曰明歲此日  
當來也表毅如期果死人咸異之嗚呼魂交所形  
事適相值惡足異獨其有婦識從一之義歷死不  
變爲女子之皎皎乃足異耳世不異其所可異而  
顧異其所不必異異矣哉

荀烈婦傳

烈婦荀氏考城荀中益女年十八適寧陵柳河張鐸鐸世農家父亾獨有母在荀氏事之甚謹韓可元者兗人也兄弟數人而已次居十專結不逞爲暴於鄉里鄉里無一人敢忤其意者居與張鐸相隣自荀氏初嫁時已窺而艷之康熙己巳五月二十三日荀氏自其母家歸見饔麥涼在箔上而姑守其旁問故曰麥煑適熟而客至汝夫未得取物以覆故坐而俟耳荀氏遂不及易衣去飾竟出門去蓋門外數步卽其種秫田冀往取葉以覆麥不

逸德軒文稿

傳二

聖

知可元已伺而迹其後矣其姑見荀氏久弗至命鐸往視至則荀氏橫屍地上而繫頸于女桑之低枝衣半在身半在旁驚而呼村六畢來見荀氏手足皆折髮團團落遍體傷如鱗次當手足處地陷盈尺而血殷之以秫本椽其陰中環顧莫得其故先是有張光彩者遇可元同一人自秫間出身上衣皆碎且有血蹟若與人鬪者然倉皇瞻顧而走私念韓十生平不肯下人今日氣何索邪至是心知韓十所爲畏其強不敢言鐸與其母昇荀氏於家可元之黨已有從而說之者曰汝家婦死誠慘

理當白之於官執其人而戮之以雪衆忿但事隣家醜不可簸揚卽以姦情告旣無左驗必嚴訊汝子汝子農家素未受刑恐不任必死萬一不覓往來審駁動經歲時則業必廢須汝行乞道途以給之不堪其累亦應死是寃未得伸而母子乃以二命殉之也何如暫斂而瘞之徐徐踪跡殺人者殺人大惡天所不祐情終必露露則罪人斯得一舉而訟之官寃伸直反手耳較之以二命僥倖孰爲得失邪鐸母子明知其非至言自度弱而無輔且不知賊主名訟必不勝不得已買棺而盛之事已

逸德軒文稿

卷二

聖

將解會光彩歸告其妻曰殺張家婦者韓十也因述所見及不敢語人狀其妻起陞其面曰啐韓十爲害一方人人欲食其肉今乃稔惡不悛以求姦不從勒死貞女惡貫盈矣正其授首時汝目見其事畏縮而不敢言使罪人漏網死者含冤英爽不泯必爲厲鬼禍汝矣遂欲挺身自往光彩懼乃走告鐸而願爲之證鐸旣知殺妻者可元也遂指名訟於官有欲爲可元地者屬主吏緩其獄冀日久屍潰無跡可據延至六月二十二日始集衆往驗是日觀者如堵及開棺荀氏面色如生項上縊痕

宛然掖之則僵而立衆皆驚異以爲神忤作人既受可元賄本可不褫衣檢而必褫衣檢意鐸母子懼辱而沮不聽則褫衣嫌侮觀者不忍注目人懷奮擊之意而未發及檢畢報官則又盡隱其傷而云項上繩痕不交蓋人縊則繩痕交今言不交謂自縊也縣官惑其言反欲坐鐸誣人律衆皆大譟爭前欲毆忤作人縣官心動起去麾衆使散曰詰朝更鞠之衆隨不去且訴且詬自柳河至縣三十里不絕是時諸生范佳徵鄉民史書尤不平號于衆曰苟不白苟氏之節正韓十之罪尚視息人聞

逸德軒文稿

卷二

四四

非夫也願從者質明至縣庭以待越明日遠近聞風者踵至衢巷皆滿公庭至不能容遂移兩造於城隍廟令曰聽直神前庶無私也衆諾而待及訊忤作人對如初當可元賄衆時扛屍夫某獨不肯受至是前叱曰韓十私我輩金汝得若干兩許爲之隱尚何抵忤作人語塞縣官不得已薄懲之衆奮擊幾斃次及可元可元愧旣懾於神且懼衆怒之難犯也遂直承曰元圖苟氏久無可乘隙是日見其獨入秋叢中因要王壁同往以壁年少且有貌婦人見之必悅而從從則我尾其後事可有濟

璧甫入荀氏卽驚問曰若何爲璧稍近之卽欲叫  
璧急扼其喉我隨來助之嚇曰不從當殺汝曰願  
殺璧曰不從定勒死曰全屍更好誓不從也因強  
犯之則以手批我頰且碎其衣遂捶折其手再迫  
之則抵以足又折其足摔髮使仆仆復掙而起屢  
起屢摔故髮紛紛落至於遍體傷痕則或以拒兩  
加兵或以摔而觸地如是者不一故如鱗次焉極  
力相搏至衣條條裂終不得亂久之恐有人來欲  
舍去璧曰識汝奈何遂共縊之死而絪於樹稍當  
其未死手足搥地故地坎手足遍體皆流血故濺  
地及衣椽陰者忿不從也掠其首飾指鐙者旣失  
色聊得貨也縣官如其語往起二物果得之其家  
并兇器焉然後收而繫之其後復有搖其獄者欲  
獨當璧以死而出可元衆復訟府訟道訟司與院  
乃懼而不敢變未幾可元璧相隨繫獄中而件作  
人竟無罪余嘗讀歸太僕書張烈婦事髮輒爲之  
上指今荀氏以死全身與太僕所書者固無殊荀  
氏死時方盛暑經月而色不變亦與烈婦死姦人  
欲舉而火之以滅跡則重不可移及前烈婦死邑  
中故有烈女祠居人聞有鼓樂聲其爲神怪更相

類以賄搖獄幾亂賴仗義者持之卒定又同特時  
無震川使荀氏無所表見爲少異耳嗚呼使天理  
終絕于人心則荀氏當無聞於來世也嗚呼

逸德軒文稿

傳

卷二

吳

常烈婦傳

常烈婦鮑氏睢州白寺社民鮑文顯女寄岡社民常夔龍子婦也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烈婦歸於夔龍子名魁時年十七僅三越月而名魁病亾夔龍家貧甚不能置棺衣屍以薪束縛載車中將乞地而埋之鮑氏號痛以頭軼車使不得前且哭且訴曰家固貧鬻新婦易一棺可辦也奈何委汝兒體魄于泥塗重絕父子恩乎夔龍然其言貴棺以歛然後覆土焉鮑氏自墓間歸卽入室自縊家人揀之免夔龍懼命其妻送鮑氏至母家質

逸德軒文稿

傳二

望

婦償棺之意不復更萌於中矣抵其門婦姑不忍相離廻環中達哀聲慘道塗見者皆爲灑泣旣至文顯知女有死志防之頗嚴至七月初八日其家適有外事暫一經營鮑氏遂乘隙投繯死地方聞之來詰致死狀文顯夔龍懼合辭懇請久之而後許匿弗舉生員馬禎麟居與其家隣知所以死者甚悉不忍沒其節欲白之官於是往就州人議之詢謀僉同因詣太守上狀知州馬公世英集衆於庭訊之所言皆與禎麟合因加地方十五筭以彰其慢且出教曰旦夕除墓道俟予臨而祭焉初鮑

氏死時其家惴惴然慮不免議甫脫遂倉皇掩別  
所馬公至詢知其狀曰殺身以從夫異穴非其志  
也命昇而合之鄉飲介賓路鵬程慕其義糾眾出  
金償棺負餘市環墓地而侈其封郡人聞者咸曰  
鮑氏一稚弱女子從夫僅及廟見夫亾不以家貧  
故土親其膚卒以智使得成禮而葬然後從容致  
命以遂其志其死可謂烈矣然不有禎麟表其事  
于始則其節不彰不有太守合其隧于中則其志  
不遂不有路公仁其藏于終則其靈不妥皆大有  
功于吾里而可以爲斯世風教主嗚呼懿哉

逸德軒文稿

卷二

四六

田蘭芳曰觀烈婦所以自盡與眾所以處烈婦而  
無間於人言者如此而顧云性有善有不善也其  
爲自賊信哉

王烈婦傳

烈婦趙氏江南宿州人實姓黃祖贅於趙故冒其  
姓父曰黃成因河決轉徙來睢居城西南之長岡  
以傭耕爲業定遠人王帶明亦寓此里成遂以女  
許字其子國珍年十六歸于王及帶明死國珍以  
鍼工爲衣食雖與衆雜處委巷中烈婦面無傅姆  
之擁蔽而卒未嘗露也聲無重扃之闕隔而卒未  
嘗聞也康熙三十年六月國珍以嘔血死烈婦視  
殮畢卽自縊以殉有子方彌月呱呱然泣榻上弗  
顧也年僅二十一里人孟氏割地以葬事聞於州

逸德軒文稿

傳卷二

七

州守馬公爲勒石墓道以旌之其詞曰 國家尚  
名節崇貞正五十年於今矣建坊植表歲數有聞  
風化所被使葭屋窮簷之女能舍生就義若此臣  
職兼教養敢不推 王化之美樹之風聲令凡過  
此者知巾幗中有能以義自決爲臣忠爲子孝以  
無負君父是亦善承 天子敦倫礪俗之至意所  
不容已者也日星有晦氏烈如揭

論曰非死之爲難而處死之爲難若烈婦者可謂  
善處死者矣常人於夫死之時或痛愛之難割或  
慮身之無依倉皇引決蓋有之矣若夫以義制命

而辨志於素者則鮮遘也先是烈婦之黨有林氏者其夫死烈婦勸使自裁林不忍決烈婦每惜其不勇於義及身遭大變果致其命人或沮之烈婦曰此吾所恨於林者而顧自蹈之耶嗚呼此與高允不負翟黑子適相似而乃得之不讀書識字之女嗚呼洵可尚哉州守伐石以彰之可謂知本也夫

逸德軒文稿

傳卷二

辛

穆烈婦傳

穆烈婦孟氏杞縣人明禮部尚書紹虞孫 皇朝

順治戊子舉人罔驥女也十歲喪父與同產弟倚  
所生母以居性端慧女事一經其目精如素習雖  
不通章句然每聽諸兄講貫輒了其大指親族中  
女婦見之者咸嘆其有貞閒風年十九適穆司觀  
子國弼穆氏門以內上下無不宜焉踰年是爲康  
熙辛未南陽鎮帥司觀義故也命國弼往給事戎  
幕數月烈婦左右就養司觀夫婦不知子之去側  
閏七月國弼偶遭疾烈婦聞之憂形於色屬其弟  
往視之反命曰行愈矣爲之色解未幾凶問至適  
烈婦歸寧其家一慟幾絕旣而收淚拜辭其母曰  
母盛年笄處育兒兩人以爲庶幾終依膝下以慰  
暮懷今兒不幸喪所天稱未亾人蓋已不可與生  
人齒數母今後專撫弟以自娛勿復以兒爲念也  
母怪其言異詰之烈婦恐傷母意輒亂以他語遂  
駕而返至家拜舅姑於堂下所陳如所以語母者  
哭盡哀變服而後從事畧如常時亦不更聞其哭  
也家人皆以爲疑越二旬國弼之櫬返自南陽張  
幄北村而停焉烈婦往臨撫棺號訴人皆掩耳不

忍聞是夕仍返城中佐其姑督僕婦治具以禮弔者入夜垂泣私語曰事君日淺未嘗躬親烹飪以供舉案豈薦馨而尚委之僕御而不一自理乎遂起遍視燔炙復坐搏麩作蒸食忽聞雞唱日向明矣吾其少息詰朝仍往北村上食也不及盥手而去先是中秋節田客有進豆角者束以細繩烈婦潛匿之至是攜以縊于後園之宇下久之姑至問二娘子何往羣應曰歸寢矣姑疑有變跡至牀間無有也舉火遍覓至其處氣已久絕懸解色善而體柔兩手麩跡宛然家人追憶其告母與見舅姑

逸德軒文稿

傳二

至

語蓋已明明示訣其不卽死者欲待夫柩至資稟而後致命耳其殉夫之義實定之於早云  
田蘭芳曰自康熙壬寅孟弘恂死其妻軒氏殉焉是後睢州有孫氏焦氏趙氏鮑氏黃氏而杞縣亦有孫氏與烈婦百里之內三十年而殺身成仁者凡七八人天下之大蓋可知矣何婦人女子智明勇決如是耶抑天地剛正清英之氣鍾於閨閣者獨多邪不然何其舍生以辨一是遂脫然其如敝屣耶易曰月幾望余旣嘆女德之盛尤竊竊然爲陰長之慮而無以自解焉嗚呼

劉烈女傳

烈女劉氏陳州士人女也生有至性父母特愛之數歲卽許字上蔡貢生王雲卿之子雲卿妻女之姑也以私親故視女有加歲時餽衣服簪珥纓帽絲帛無不備方其來餽也服則服以拜飾則飾以拜已受歛而歸諸篋非見王氏姑弗敢御焉家人甚異其有禮年十六將歸矣婿忽病陳距蔡百里不時聞及篤始來告女微聞之憂形于面食頓減未幾訃至母隱之葬畢迎姑歸相見虞女之覺也姑嫂吞聲泣女疑而不敢問經十餘日姑將歸蔡

逸德軒文稿

卷二

七

婿之乳媪洩之女走入室揮淚若有所思然媪白其母母呼曰兒來侍姑坐女拭淚而出然其容甚慘姑望見之失聲曰王氏無福失此令女女哭而反走母援之曰侍姑飯飯具相視慘咽姑遂廢箸而去母慮女以菟結致損將至花間與同灌澆且指曰此雖嘉楸然質脆早零惜而不能畱也此貴種方在含苞愛護之功所當加耳蓋欲借物以解使之自寬也女聞益悲母曰兒起早且休矣趣爲辦飯女已潛縊于房飯進索女不得至房氣已久絕視其衣服簪佩皆王氏素所餽也其不能盡著

者皆貯于笥而置其側蓋有歸屍王氏之意焉遂  
追其姑返相與視歛畢姑前乘載柩後車至蔡啟  
婿墓而合窆兩地人聞之莫不嘆息泣下

論曰余樂道人善而每慎於立說蓋懼傳聞之未  
可卒信也烈女之事余得之沙隨介人張君介人  
得自同邑李君君道其父湛元嘗司州訓生平稱  
烈女未嘗去口將終猶諄諄以未及表章烈女爲  
遺憾其言類有本末故爲詮次如此

逸德軒文稿傳

卷二

五

雙孝譜說

襄城劉長源錫三兄弟喪其母先後以毀卒其弟  
恭叔痛之述其行事遍告寓內於是四方秉彛之  
同者各以詩文爭爲表章所積既久遂成卷軸名  
曰雙孝譜嗚呼可以風矣或曰禮毀不滅性慮人  
以死傷生也以毀而死君子至比之不孝讀書如  
兩君而曾未之聞乎且子爲親死亦人道之常耳  
而恭叔揭揭然惟恐一日不聞于人也號呼而陳  
之無乃惟名是求無復忠實之循也耶以此爲風  
不幾生類斷絕而導天下胥出于自有其善之一

逸德軒文稿

說卷二

一

途乎余曰是未明人性之本亦失先王所以爲教  
之義也蓋人性之本仁而已仁主於愛愛莫大乎  
愛親率吾性中之仁以愛吾所生之親更無限量  
更無窮已親在卽愛在無死生之殊也仁至卽愛  
至無分數之限也人人有性人人有仁人人有仁  
則人人能愛愛而至於加於生吾之親其存也所  
以致其身心之奉者無不切其歿也所以致其哀  
慕之誠者靡有窮哀而靡窮死之道也上古之時  
人知率性以其至仁發爲切愛哀而至於死者比  
比也故先王不忍天下不識性而至於過焉之衆

或以仁之故而反以與於不仁之甚也乃制爲禮以節之若曰愛親而至于戕親之所愛以幾幾乎莫有以續吾親是行仁而不達乎爲仁之方至於斷天地之生意而莫有以留之近無以仁吾親遠無以仁天地此非性之所有也此非孝之所出也故曰滅性故曰不孝豈真謂人不當愛其親親死不當致其哀以庶幾盡吾之性而爲孝哉夫所謂自有其善者蓋謂本無爲己之誠偶義襲而取之遂著於心胸之間而惟恐人之弗知家有一事之善不求其用心之若何惟欲見其美以爲門戶光亦惟恐善之弗傳也是皆的然之類固爲不可若夫爲之者止行其不得已而不知此行之爲美發之者止爲吾心有所不能闕而不知其言出之類求名也蓋出乎自然依其本心正性體也而何有於二者之失乎正先王願其如是非願其不如是而深傷天下之不盡如是吾人止知其當如是更不知人皆不盡如是遂一往而必如是焉尚不得謂之賢乎方長源錫三二先生之母之亾也止知母死之爲哀而不計哀母之爲孝又豈計哀過而至於死哀親而至於死人反名爲不孝當有以制

吾之哀也哉此所謂率性而莫之夭闕亦所謂養性而莫之損傷先王而在正其所心許而深矜其不幸而至於如是也正大過所謂過涉滅頂凶无咎者也而又可咎乎恭叔知其兄一死之爲安號呼而訟于人以明已不能致哀之爲非又暇防世之伎善醜名必茹戚舍茶之爲得哉程子云大賢以上不避嫌不避嫌直也人之生也直直亦性也而又何愧焉余故爲著斯義使人知二先生之死親非孝而其心實爲仁之至恭叔之跡疑于近名而其事乃爲義之盡也讀是譜者庶幾惻然而思

逸德軒文稿

卷二

三

之

矩齋說

戊辰夏五月余暫還里都諫王公引余視其矩齋曰商丘劉先生嘗爲記此室矣察其意一若不許其爲矩也姑命以美言道我於行方之途而已齋之所以得名與我之所以命齋者究無以發之因指其南一室自東壁盡西北折極乎西之室而止曰此一矩也復自西室南壁北走東曲以窮乎北室之盡曰此一矩也然後進退離合逆順旋抽依其指之所命而視之無非矩也循乎廊廊一矩也出戶而徑徑一矩也不見乎矩之迹而爲方之用

逸德軒文稿

卷二

四

無窮焉余不禁喟然而歎曰有是哉物不可以形定而理不可以執求也貂柔也而毛體則剛鑿頑也而含金斯美苟從其外而觀之未有不過而失焉者卽加以顯譽被以榮名終與其實相遁物猶不樂受也况乎以柳下季之介而迹混於裸裎管夷吾之才而智困於三北陽元貌似遲鈍處冲形同白癡豈可因其一見而遂據以爲定形也耶易曰用晦而明藏用也騷曰荃不察余之中情傷真知之難也嗚呼世之相馬于牝牡驪黃之外而得士於動止語默之表者伊何人哉亦在自信而已

因用之以說矩齋之義

逸德軒文稿

說

卷一

五

因用之以說矩齋之義

更號愧山說

余舊以箕山爲號蓋有取於雖覆一簣進而往必  
可期于成山之意也無奈所學鹵莽久而茫無畔  
岸每靜中自勸念動于欲則愧復至于類則又愧  
簡編之中見有湛于經術貫穿乎百家矢而爲言  
不煩繩削枝葉橫生則又愧其出門而交也一遇  
光明磊落沉雄果決無沾滯絕首鼠則又愧遇夫  
抱朴含真埋名削跡仙舟難共龍門少登則又愧  
以至曲藝衆技別事理之曲折溯授受之源流明  
白疏暢使人望而知爲有得則又愧合而稽之不  
啻積如丘山因改號愧山以誌吾意有不自得耳  
夫同一山也昔則欲積累之使崇今則欲消磨之  
使盡然曩者爲之三十年不能加微塵細壤于一  
簣而使之高且大今又安敢望其日削月削使突  
兀崑崙之勢一旦遂至于無有乎亦惟置吾身于  
愧中而已或曰愧必能奮奮則有爲有爲斯有成  
不知桑榆之景尚得有逮斯語否亦聊以存吾不  
自得之意焉耳

雷生字說

雷生元復更字來確或請疏其義曰人生而靜本無物也渾然在中者惟有應物之理而已外物客情漸與年長羣入神明之舍而都之則本來至靜之體遂龐然憧擾失其寧謐之天矣復者蓋復其本來之體耳苟斯義不明而妄以求益是曰迷復詣雖勤去益遠矣生其審而來焉則天地之心不可見乎其復之候必以七日者何蓋六爻旣周剝極始反如人必窮所歷之境知矜氣浮情薄能小智槩不足恃一切舉而棄之以求吾所固有如旅

逸德軒文稿

說卷二

七

人離鄉必待飽跋山谷之巉巖屢驚江湖之風波洞人情之險巖悉物態之幻竒然後絕意息機而思返乎吾之故土也雖然紛華易誘淡泊難居非有堅忍強毅之力以持之則倏然而來者或攘臂而去矣乾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復之功不當如是乎來則知反確則能守敦復也生宜勉之或曰復可通於損減其所本無之謂也程子曰減得盡是大賢復以自知生所當損者安在試卽反而求之勿待窮于所歷也

吳啟孫字說

嘉興吳安詩爲其子大梁請說其字問所以爲字者曰啟孫問所以命名與字之義曰先君稽田公秉廬陵之節而遭德祐之凶棄家狂走欲有所遇於是南極丹徼北履玄冰卒以不偶晚客大梁慨想信陵君合從六國以擯暴秦使之偷息汧渭幽岐間復其故封不得一步出關于中國衣冠禮樂之區何其壯也北望陽武博浪之沙在焉子房錐光猶隱隱動也而能終就其所謀伊何人哉爲之悄然泣下者久之是時適聞報舉是子因拊膺曰

逸德軒文稿

卷二

八

余其已矣當使後人知余心也因命以大梁復承是指字曰啟孫使大梁長而知所敬承焉不知於先君名之之義有合與否先生一爲決之余曰書有之佑啟我後人佑者顯輔陰相俾克有成之謂也啟者引翼開牖俾善繼述之謂也今尊大人抱無涯之戚遠遊遍九土自顧吾衰觸境生痛欲以理勢萬無可爲之中示後人以志事必望繼述之隱其所以啟乎其後者正所以深痛乎其身之弗克有爲也君以是字之正所謂隱以體親顯以勸兒無弗善焉然則先人固啟之矣承之者抑有不

拂經而無失續戎之道者乎曰耕爾田藝爾桑南  
面而課蓼莪爲王偉元脂而車秣而馬北轅以澆  
頸血爲稽延祖均無違啟之之意而可以告無罪  
於冥冥耳安詩曰先生命我矣歸卽語大梁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終畝之道此爲善也夫

逸德軒文稿說

卷二

九

爾爾半分燈野深植之能此微善也夫

彼其冥耳安詩曰先生命我矣歸卽語大梁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終畝之道此爲善也夫

爾爾半分燈野深植之能此微善也夫

爾爾半分燈野深植之能此微善也夫

易字說

鄭州李君少年銳意科名故以夢元命名而字以綠袍其所取意蓋以元者先甲而綠袍其服物也及壯栖懷淡泊終年閉戶息交一丘一壑若有餘情輒鄙營營笏笏而不能一日去諸胸中且著以爲稱首者之爲汙不遠數百里書來求爲易之夫字以名爲歸苟欲易其字而名仍舊是猶雅俗半也烏乎可雖然名不可易也無以請不更形聲而別取其義因而字之顧而思將不止爲曠達之士庶乎尋向上去漸造乎純粹以精之域焉吾聞之

逸德軒文稿

卷二

十

乾以元爲四德孔子大之用以配吾身之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充其量位育賴焉參贊歸焉是以孔門重言之論爲學之全功必以依仁爲住泊則是生人之大端無以易乎此矣然夢者幻也覺者真也幻不可憑而覺則有據謹易字曰覺依倘可止乎是而不遷與或曰先儒有言學之所至晝則驗之妻子夜則驗之夢寐若是乎夢又熟之之候也君當守其說以考離合之幾焉斯愈進矣

